

古今小說





第三十二卷

遊鄧都胡母迪吟詩

自古機深禍亦深

休貪富貴昧良心

簷前滴水毫無錯

報應昭昭自古今

話說宋朝第一個奸臣姓秦名檜字會之江寧人氏
生來有一異相脚面連指長一尺四寸在大學時都
喚他做長脚秀才後來登科及第靖康年間累官至
御史中丞其時金兵陷汴徽欽二帝北遷秦檜亦陷
在虜中與金酋提舉郎君相善封捷懶說道若放我
南歸願爲金邦細作僥倖一朝得志必當主持和議

使南朝割地稱臣以報大金之恩捷牘奏知金主金主敕四太子兀朮與他私立了約誓然後縱之南還秦檜同妻王氏航海奔至臨安行在只說道殺了金家監守之人私逃歸宋高宗皇帝信以爲真因而訪問他北朝之事秦檜盛傳金家兵強將勇非南朝所能抵敵高宗果然懼怯求其良策秦檜奏道自石晉臣事夷敵中原至今喪氣一時不能振作靖康之變宗社幾絕此殆天意非獨人力也今行在草創人心惶惶而諸將皆握重兵在外倘一人有變陛下大事去矣爲今之計莫若息兵講和以南北分界各不侵

犯罷諸將之兵極陛下高極而富貴生民不致塗炭豈不美哉高宗道朕欲講和只恐金人不肯秦檜道臣在虜中頗爲金酋所信服陛下若以此事專委之臣臣自有道理保爲陛下成此和議可必萬全不失高宗大喜卽拜秦檜爲尚書僕射未幾遂爲左丞相檜乃專主和議用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凡朝臣諫沮和議者上疏擊去之趙鼎張浚胡誼晏敦復劉大中尹焞王居正英師古張九成喻樗等皆被貶逐其時岳飛累敗金兵殺得兀朮四太子奔走無路兀朮情急了遣心腹王進蟬丸內藏着書信送與秦檜

書中寫道既要講和如何邊將却又用兵此乃丞相之不信也必須殺了岳飛和議可成秦檜寫了回書許以殺飛爲信打發王進去訖一日發十二道金牌召岳飛班師軍中皆憤怒河南父老百姓無不痛哭飛既還罷爲萬壽觀使秦檜必欲置飛于死地與心腹張俊商議訪得飛部下統制王俊與副都統制張憲有隙將厚賞誘致王俊教他妄告張憲謀據襄陽遣飛兵權王俊佞言出首檜將張憲執付大理獄矯詔遣使召岳飛父子與張憲對理御史中丞何鉅輪審無實將寃情白知秦檜檜大怒罷去何鉅不用改

柏元時良
小未盡皆
得解其
解

令万侯高那万侯高素與岳飛有隙遂將無作有損
成其獄說岳飛岳雲父子與部將張憲王貴通謀造
反大理寺卿薛仁輔等訟飛之寃判宗正寺士懷請
以家屬百口保飛不及樞密使韓世忠憤憤不平親
詣檜府爭論俱各罷斥獄既成秦檜獨坐于東窓之
下躊躇此事欲待不殺岳飛恐他阻撓和議失信金
邦後來朝廷覺悟罪歸于我欲待殺之奈衆人公論
有碍心中委決不下其妻長舌夫人王氏適至問道
相公有何事遲疑秦檜將此事與之商議王氏向袖
中摸出黃柑一隻雙手劈開將一半奉與丈夫說道

此柑一劈兩開、有何難決、豈不聞古語云、擒虎易、撥虎難乎、只因這句話、提醒了秦檜、其意遂決、將片紙寫幾個密字、封固、送大理寺獄官、是晚就獄中、縊死了岳飛、其子岳雲、與張憲、王貴、皆押赴市曹處斬、金人聞飛之死、無不置酒相賀、從此和議遂定、以淮水中流、及唐鄧二州爲界、北朝爲大邦、稱伯父、南朝爲小邦、稱姪、秦檜加封太師、魏國公、又改封益國公、賜第于望仙橋、壯麗比于皇居、其子秦熺十六歲上狀元、及第、除授翰林學士、專領史館、熺生子名項、襁褓中、便注下翰林之職、熺又生一子、即封榮國夫人、一子

權勢古今無比且謂崇國夫人六七歲時愛弄一個

獅貓一日偶然走失貴令臨安府府尹立限挨訪府

尹曹泳差人遍訪數日間拿到獅貓數百帶累貓主
喫苦使錢不可盡述押送到相府檢驗都非乃圓形
千百幅張掛茶坊酒肆官給賞錢一千貫此時鬧動
了臨安府亂了一月有餘那貓兒竟無踪影相府遣
官督責曹泳心虛乃將黃金鑄成金貓重賂妳娘送
與崇國夫人方纔罷手只這一節搶賊之威權大槩
可知晚年謀篡大位爲朝中諸舊臣未盡心懷疑忌
欲興大獄誣陷趙鼎張浚胡詮等五十三家謀反大

逆吏寫奏牘已成，只待秦檜署名。進御是日，檜適遊西湖，正飲酒間，忽見一人披髮而至，視之乃岳飛也。厲聲說道：汝殘害忠良，殃民誤國，吾已訴聞上帝，來取汝命。檜大驚，問左右都說不見。檜因此得病歸府。次日，吏將奏牘送覽，衆人扶檜坐于格天閣下。檜索筆署名，手顫不止，落墨污壞了奏牘，立刻教重換來。又復污壞，究竟寫不得一字。長舌妻王夫人在屏後搥手道：勿勞太師，須臾檜什于几上，扶進內室，已昏貴了。一語不能發，遂死。此乃五十三家不該遺在檜賊手中，亦見天理昭然也。有詩爲證：

忠簡先生武穆諱

又將善類歸陰國

格天閣下名難署

始信忠良有嘿扶

槍死不多時，秦燔亦死，長舌王夫人設醮追薦，方士
伏壇奏章，見秦燔在陰府荷鐵枷而立，方士問太師
何在，秦燔答道：「在鄴都。」方士逕至鄴都，見秦燔，方俟
尚王俊振髮垢面，荷鐵枷，衆鬼卒持巨梃驅之而
行，其狀甚苦。槍向方士說道：「煩君傳語夫人，東窓事
發矣。」方士不知何語，述與王氏知道，王氏心下明白，
嘆了一驚，果然是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
目如電，因這一驚，王氏亦得病而死。未幾秦墳亦死。

不勾數年秦氏遂衰後因朝廷開浚運河畚土堆積
府門有人從望仙橋行走看見丞相府前縱橫堆著
亂土題詩一首於牆上詩曰

格天閣在人何在

偃月堂深恨亦深

不向洛陽圖白髮

却於鄆鄆貯黃金

咲談便解興羅織

咫尺那知有照臨

寂寞九原今已矣

空餘泥濘積墳陰

宋朝自秦檜主和誤了大計反面事仇君臣貪于佚
樂元大祖鐵木真起自沙漠傳至世祖忽必烈滅金
及宋宋丞相文天祥號文山天性忠義召兵勤王有

志不遂爲元將張弘範所執百計欲他授降不得至
元十九年斬于燕京之柴市子道生佛生環生皆先
丞相而死其弟名壁號文溪以其子陞嗣天祥之後
壁陞父子俱附元貴顯當時有詩云

江南見說好溪山
可惜梅花各心事

兄也難時弟也難
南枝向暖北枝寒

元仁宗皇帝皇慶年間文陞仕至集賢閣大學士話
分兩頭且說元順宗至元初年間錦城有一秀才復
姓胡母名建爲人剛直無私常說我若一朝際會風
雲定要扶持善類驅盡奸邪使朝政清明方遂其願

何期時運未利，一氣走了十科不中，乃隱居威鳳山中讀書治園爲養生計。然感憤不平之意，時時發露，不能自禁於懷也。一日獨酌小軒之中，飲至半酣，啟囊探書而讀，偶得秦檜東窓傳，讀未畢，不覺赫然大怒，氣湧如山，大罵奸臣不絕，再抽一書觀看，乃文文山丞相遺藁，朗誦了一遍，心上愈加不平，拍案大吐道：「如此忠義之人，偏教他殺身絕嗣，皇天好沒分曉！」悶上心來，再取酒痛飲，至于大醉，磨起墨來，取筆題詩四句於東窓傳上，詩云：

長脚邪臣長舌妻

忍將忠孝苦誅夷

愚生若得聞風

則亦可經萬劫矣

吟了數遍撇開一邊再將文丞相集上也題四句

隻手擎天志已違

帶關遺蹟日爭輝

獨憐血胤同時盡

飄泊忠魂何處歸

吟罷餘興未盡再題四句於後

檜賊奸邪得善終

羨他孫子顯榮同

文山酷死兼無後

天道何曾識佞忠

寫罷擲筆再吟數過覺得酒力湧上和衣就寢俄見

皂衣二吏至前揖道閻君命僕等相邀君宜速往胡

母迪正在醉中不知閻君爲誰答道吾與閻君素昧

平生今見召，何也？阜衣吏笑道：「君到彼自知，不勞詳問。」胡母建方欲再拒，被二吏扶之而行。離城約行數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如深秋景象，再行數里，望見城郭，居人亦稠密，往來貿易不絕，如市廛之狀。行到城門，見榜額乃「鄭都」二字，迎曉省得是陰府，業已至此，無可奈何。既入城，則有殿宇嵯峨，朱門高敞，題曰「曜靈之府」。門外守者甚嚴，阜衣吏令一人爲伴，一人先入，少頃復出，招建方曰：「閻君召子。」建方乃隨吏入門，行至殿前，榜曰「森羅殿」。殿上王者，表衣冕旒，頭人間神廟中繪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簇擁阜衣、高饒。

廣帶各執文簿階下侍立百餘人有牛頭馬面長喙
朱髮猙獰可畏胡母迪楷頽于階下冥王問道子卽
胡母迪耶迪應道然也冥王大怒道子爲儒流讀書
習禮何爲怨天怒地謗罵侮神乎胡母迪答道迪乃
後進之流早習先聖先賢之道安貧守分循理修身
並無怨天尤人之事冥王喝道你說天道何曾識佞
忠豈非怨謗之談乎迪方悟醉中題詩之事再拜謝
罪道賤子酒酣溺能持性偶讀忠奸之傳致吟忿憾
之辭願望神君特垂寬宥冥王道子試自述其意怎
見得天道不辨忠佞胡母迪道秦檜賣國和番殺害

忠良一生富貴善終其子秦熈狀元及第孫秦楨翰林學士三代俱在史館岳飛精忠報國父子就戮文天祥宋末第一個忠臣三子俱死于流離遂至絕嗣其弟降虜父子貴顯福善禍淫天道何在賤乎所以拚心致疑願神君開示其故冥王呵呵大笑子乃下土廟僑天意微渺豈能知之那宋高宗原係錢鏐王第三子轉生當初錢鏐獨霸吳越傳世百年並無失德後因錢俶入朝被宋太宗留住逼之獻土到徽宗時顯仁皇后有孕夢見一金甲貴人怒目言曰我是吳越王也汝家無故奪我之國吾今遣第三子托生要

宣和遺事
有此以而
胡志取之

信夫
信夫

還我疆土醒後遂生皇子構是爲高宗他原索取舊
疆所以偏安南渡無志中原秦檜會逢其適力王和
議亦天數當然也但不該誣陷忠良故上帝斬其血
胤秦熈非檜所出乃其妻兄王煥之子長古妻冒認
爲兒雖子孫貴顯秦氏魂魄豈得享異姓之祭哉岳
飛係三國張飛轉生忠心正氣千古不磨一次托生
爲張巡改名不改姓二次托生爲岳飛改姓不改名
雖然父子屈死子孫世代貴盛血食萬年文天祥父
子夫妻一門忠孝節義傳揚千古文昇嫡姪爲嗣延
其宗祀居官清正不替家風豈得爲無後耶夫天道

報應或在生前或在死後或福之而反禍或禍之而反福須合幽明古今而觀之方知毫厘不真子但據目前譬如以管窺天多見其不知量矣胡母迪頓首道承神君指教開示愚蒙如撥雲見日不勝快幸但愚民但據生前之苦樂安知身後之果報哉以此冥冥不可見之事欲人趨善而避惡如風聲水月無所忌憚宜乎惡人之多而善人之少也賤子不才願得遍遊地獄盡觀惡報傳語人間使知儆懼自修未審允否冥王點頭道是卽呼綠衣吏以一白簡書云右仰晉掠獄官卽殷徙牢引此儒生偏觀泉局報應母

得建錯吏領命引胡母迪從西廊而進過殿後三聖
許有石垣高數仞以生鉄爲門題曰普掠之獄吏將
門環叩三下俄頃門開夜叉數輩突出將欲擒迪吏
叱道此儒生也無罪便將闌君所書白簡教他看了
夜叉道吾輩只道罪鬼入獄不知公是書生幸勿見
怪乃揖迪而入其中廣袤五十餘里日光慘淡風氣
蕭然四圍門牌皆榜名額東曰風雷之獄南曰火車
之獄西曰金剛之獄北曰溟泠之獄男女荷鐵枷者
千餘人又至一小門則見男子二十餘人皆被髮裸
體以巨釘釘其手足于鐵床之上項荷鐵枷舉身皆

刀杖痕、膿血腥穢不可近。旁一婦人，裝而無衣，罩于鐵籠中。一夜又以沸湯澆之，皮肉潰爛。號呼之聲不絕。綠衣吏指鐵床上三人對胡母迪說道：「此卽秦檜、方侯、尚王、俊這鐵籠中婦人，卽檜妻長舌王氏也。其他數人乃章惇、蔡京父子、王黼、朱勔、耿南仲、丁大全、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皆其同奸黨惡之徒。」王遣施刑，令君觀之。卽驅檜等至風雷之獄，縛于銅柱。一卒以鞭扣其環，卽有風刀亂至，透刺其身。檜等體如篩底，良久震雷一聲，擊其身如瑩粉，血流凝地。少頃惡風盤旋，吹其骨肉復聚爲人形。吏向迪道：「此震擊者。」

陰雷也。吹者，素風也。又呼卒驅至金剛火車，寒冷等獄。將檜等受刑尤甚。飢則食以鐵丸，渴則飲以銅汁。吏說道：此曹凡三日，則徧歷諸獄，受諸苦楚。三年之後，變爲牛羊犬豕，生于世間，爲人宰殺，剝皮食肉。其妻亦爲牝豕，食人不潔。臨終亦不免刀烹之苦。今此衆已爲畜類于世五十餘次了。迪問道：其罪何時可脫？吏答道：除是天地重復混沌，方得開除耳。復引迪到西垣一小門，題曰：奸回之獄。荷桎梏者百餘人，羣身揀刃，渾類蝟形。迪問此輩皆何等人？吏答道：是皆歷代將相，奸回黨惡，欺君罔上，蠹國害民，如梁冀、董卓

卓廬杞李林甫之流皆在其中每三日亦與秦檜等同受其刑三年後變爲畜類皆同檜也復至南垣一小門題曰不忠內臣之獄內有牝牛數百皆以鐵索貫鼻繫于鐵柱四圍以火炙之廼問道牛畜類也何罪而致是耶吏握手道君勿言姑俟觀之卽呼獄卒以巨扇拂火湏更烈燄亘天皆不勝其苦嗥吼蹶蹶皮肉焦爛良久大震一聲皮忽綻裂其中突出個人來視之俱無鬚髯寺人也吏呼夜叉擲于緩湯中烹之但見皮肉消融止存白骨少頃復以冷水沃之白骨相擊仍復人形吏指道此皆歷代宦官秦之趙高

漢之十常侍、唐之李輔國、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宋
童貫之徒、從小長養禁中、錦衣玉食、欺誘人主、妬害
忠良、濁亂海內、今受此報、累劫無已、復至東壁、男女
數千人、皆裸體跣足、或烹剝剝心、或剉燒舂磨、哀呼
之聲、徹聞數里、吏指道此、皆在生時爲官爲吏、貪財
枉法、刻薄害人、及不孝不友、忤負師長、不仁不義、故
受此報、廸見之大喜、歎曰、今日方知天地無私、鬼神
明察、吾一生不平之氣、始出矣、吏指北面云、此去一
獄、皆僧尼哄騙人財、奸淫作惡者、又一獄、皆淫婦妬
婦、逆婦、狠婦等輩、廸答道、果報之事、吾已悉知、不消

去看了，吏笑携迪手偕出，仍入森羅殿，迪再拜叩首稱謝，呈詩四句，詩曰：

權奸當道任恣睢

果報原來總不虛

冥獄試看刑法條

應知今日悔當初

迪又道：奸回受報，僕已目擊，信不誣矣。其他忠臣義士，在于何所？願希一見，以適鄙懷。不勝欣幸。冥王府首而思良久，乃曰：諸公皆生人，道爲王公大人，享受天祿，壽滿天年，仍還原所，以俟緣會。又復托生，子既求見，吾躬導之。於是登輿而前，分付從者引迪後隨行五里許，但見瓊樓玉殿，碧瓦參橫，朱牌金字，題曰：

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數百皆衣紫綃之衣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絳節持羽葆花桂雲氣繽紛天花飛舞龍吟鳳吹仙樂鏗鏘異香馥郁襲人不散殿上坐者百餘人頭帶通天之冠身穿雲錦之衣足躡朱霓之履玉珂瓊珞光彩射人絳綃玉女五百餘人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盃環侍左右見真王來各各降階迎迓賓主禮畢分東西而坐仙童獻茶已畢真王述胡毋迪來意命迪致拜諸公皆答之盡禮同聲贊道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矣乃別具席于下命迪坐迪謙讓再三不敢王曰諸公以子斯文能持

我朝用
良將足
謀此輔
身

正論故加優禮何用苦辭廼乃揖謝而坐宴王拱手
道座上皆歷代忠良之臣節義之士在陽則流芳史
冊在陰則享受天樂每遇明君治世則生爲王侯將
相扶持江山功施社稷今天運將轉不過數十年眞
人當出撥亂反正諸公行且先後出世爲創功立業
之名臣矣廸卽席又呈詩四句詩曰

時從窓下閱遺編

每恨忠良福不全

目擊冥司天爵貴

皇天端不負名賢

諸公皆舉手稱謝冥王道子觀善惡報應忠佞分別
不真假令子爲閻羅恐不能復有所加耳廸離席下

拜謝罪。諸公齊聲道：「此生好善嫉惡，出于至性，不覺見之吟咏，不足深怪。」冥王大笑道：「諸公之言是也。」廸又拜問道：「僕尚有所疑，求神君訓示。」僕自小苦志讀書，並無大過，何一生無科第之分？豈非前生有罪業乎？冥王道：「方今胡元世界，天地反覆，子秉性剛直，命中無夷狄之緣，不應爲其臣子。某冥任將滿，想子善善惡惡，正堪此職。某當奏知天廷，薦子以自代。」子暫回陽世，以享餘齡，更十餘年，後當富奉迎耳。言畢，卽命朱衣二吏送廸還家。廸大悅，再拜稱謝，及辭諸公而出。約行十餘里，只見天色漸明，朱衣吏指向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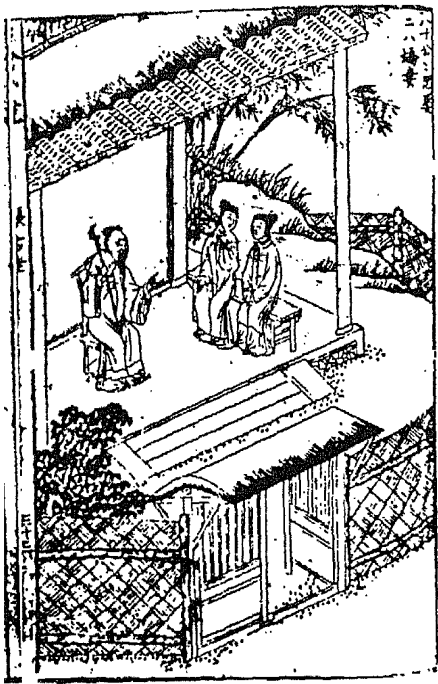
日出之處，即君家也。廸挽住二吏之衣，欲延歸謝之。二吏堅却不允。廸再三挽留，不覺失手。二吏已不見了。廸即展臂而縮，殘燈未滅，日光已射窓紙矣。廸自此絕意干進，修身樂道。再二十三年，壽六十六。一日午後，忽見冥吏持牒來迎。廸赴任，車馬儀從，儼若王者。是夜廸遂卒。又十年，元祚遂傾，天下仍歸於中國。天爵府諸公已知出世爲卿相矣。後人有詩云：

王法昭昭猶有漏

冥司隱隱更無私

不須親見鄧都景

但請時吟胡母詩



八十公
二八
婦
素

八十公

二八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聚文女。

長空萬里彤雲作

迤邐祥光遍齋閣

未教柳絮舞千毬

先使梅花開數萼

入簾有韻自颼颼

點水無聲空漠漠

夜來間向古松梢

向曉朔風吹不落

這八句詩題雪那雪下相似三件物事似鹽似柳絮

似梨花雪怎地似鹽謝靈運曾有一句詩詠雪道撒

鹽空中差可疑蘇東坡先生有一詞名江神子

黃昏猶自雨纖纖曉開簾玉平簷江闊天低無

處、認青帘、獨坐閒、臉誰伴、我呵、凍手、慙衰、簪、○
使君留客醉、慙慙、水晶鹽、爲誰甜、手把梅花、東
望憶陶潛、雪似古人、人以雪、雖可愛、有人嫌、

這雪又怎似柳絮、謝道韞曾有一句詠雪道、未若柳
絮因風起、黃魯直有一詞、名踏莎行

堆積瓊花、鋪陳柳絮、曉來已沒行人路、長空尤
未綻彤雲、飄飄尚逐回風舞、○對景對盃、迎風
索句、回頭却笑無言語、爲何終日、未成吟、前山
尚有青青處、

又怎見得雪似梨花、李易安夫人曾道、行人舞袖拂

梨花是叔用有一詞名臨江仙

萬里彤雲密布長空。更色交加。飛如柳絮落泥。
沙前村歸去路。舞袖拂梨花。○此際堪描何處。
景。江湖小艇漁家。旋斟香醪。過年華。披簑乘遠。
興頂笠過溪沙。

李靖代
行財事和

雪似三件物事。又有三個神人。掌管那三個神人。姑
射真人。周瓊姬。董雙成。周瓊姬。掌管芙蓉城。董雙成。
掌管貯雪琉璃淨瓶。瓶內盛着數片雪。每遇彤雲密。
布。姑射真人用黃金筋。敲出一片雪來。下一尺瑞雪。
當日紫府真人。安排筵會。請姑射真人。董雙成。飲得。

是唐之甚
佳明小說
旁引類如
此

都醉把金筋敲着琉璃淨瓶待要唱隻曲兒錯敲破
了琉璃淨瓶傾出雪來當年便好大雪曾有隻曲兒
名做憶瑤姬

姑射真人宴紫府雙成擊破瓊苞零珠碎玉被
蕊宮仙子撒向空拋乾坤皓彩中宵海月流光
色共交向曉來銀壓琅玕數枝斜墜玉鞭稍○
荆山隈碧水曲際晚飛禽冒寒歸去無巢簷前
爲愛成簪筋不許兒童使杖敲待做他當日表
安謝女才詞詠嘲

姑射真人是掌雪之神又有雪之精是

身上抖下一根毛，下一丈雪，却有個神仙是洪崖先生，管着用葫蘆兒盛着白驪子，赴罷紫府真人會，飲得酒醉，把葫蘆塞得不牢，走了白驪子，却在畜人界裏退毛。洪崖先生因走了白驪子，下了一陣大雪，且說一個官人因雪中走了一匹白馬，變成一件蹻蹻神仙的事。舉家白日上昇，至今古跡尚存。蕭梁武帝普通六年冬十二月，有個諫議大夫姓韋名恕，因諫蕭梁武帝，奉持釋教得罪，貶在潞生驪馬監做判院這官人。

中心正直，秉氣剛強，有回天轉日之言，懷逐佞

去邪之見

這韋官人受得滋生駟馬監判院。這座監在真州六合縣界上。蕭梁武帝有一匹白馬，名作照殿玉獅子。蹄如玉削，體若瓊粧，鬣鬣一片粉鋪成，擺尾萬條銀縷散。能馳能載，走得千里程途，不喘不嘶。跳過三重澗，渾似狡猊生。世上恰如白澤下人閒。

這匹白馬，因為蕭梁武帝追趕達摩禪師，到今時長蘆界上有失，野下在滋生駟馬監教牧養。當日大雪下，早晨起來，只見柙槽裏裏覆草，諫議道有件禍事。

昨夜就槽頭不見了，那照殿玉獅子，說得韋諷說慌，忙叫將一監養馬人來，却是如何計結？就中一個押槽出來道：「這匹馬容易尋，只看他雪中腳跡，便知着落。」

諷道：「說得是。」即時差人隨着押槽尋馬腳跡，迤邐間行了數里田地，雪中見一座花園，但見

粉粧臺榭，瓊鎖亭軒，兩邊斜壓玉欄杆，一徑平
鈎銀綬帶，太湖石，隔恍疑，鹽虎深埋，松栢枝盤，
好似玉龍高蹇，徑裏草枯難辨色，亭前梅綻只
聞香。

却是一座籬園，押槽看着衆人道：「這匹馬在這庄裏。」

卽時敲莊門見一個老兒出來押槽相揖道借問則
個昨夜雪中滋生駟馬監裏走了一匹白馬這匹白
馬是梁皇帝騎的御馬名喚做照殿玉獅子看這腳
跡時却正跳入籬園內來老夫若還收得之時却教
諫議自備錢酒相謝老兒聽得道不妨馬在家裏衆
人且坐老夫請你們食件物事了去衆人坐定只見
大伯子去到籬園根中去那雪裏面用手取出一個
甜瓜來看這瓜時真個是

綠葉和根嫩
香從辛裏得

黃花向頂開
甜向苦中來

劉氏紀事
吳姓

那甜瓜藤蔓枝葉都在上面衆人心中道莫是大伯
子收下的看那瓜顏色又新鮮大伯取一把刀兒削
了瓜皮打開瓜頂一陣異氣噴人請衆人喫了一個
瓜又再去雪中取出三個瓜來道你們做老拙傳話
諫議道張公教送這瓜來衆人接了甜瓜大伯從籬
園後地牽出這匹白馬來還了押槽押槽攏了馬兒
謝了公公衆人都回滋生驕馬監見韋諫議道可煞
作怪大雪中如何種得這甜瓜即時請出恭人來和
這十八歲的小娘子都出來打開這瓜合家大小都
食了恭人道却罪過這老兒與我收得馬又送瓜來

十八歲女
兒未嫁一
不是也又
傷之甚因
二不是也
請張公同
坐三不是
也

着個甚道理謝他。撚指過了兩月。至次年春半。景色
清明。恭人道。今日天色晴和。好去謝那送瓜的張公。
謝他收得馬。諫議即時教安排酒樽食壘。暖盥撩鍋。
辦幾件食次。叫出十八歲女兒來。道。我今日去謝張
公。一就帶你母子去遊玩。閒走則個。諫議乘着馬。隨
兩乘轎子。來到張公門前。使人請出張公來。大伯連
忙出來。唱喏。恭人道。前日相勞你收下馬。今日諫議
置酒。特來相謝。就草堂上鋪陳酒器。擺列盃盤。請張
公同坐。大伯再三推辭。接條挺子橫頭坐地。酒至三
盃。恭人問張公道。公公貴壽。大伯言。老拙年已八十。

歲恭人又問公公幾口，大伯道：「孑然一身。」恭人說：「公公也少不得個婆婆相伴。」大伯應道：「便是。」沒甚麼巧頭腦。恭人道：「也是說個七十來歲的婆婆。」大伯道：「年紀須老，道不得個。」

百歲光陰如撚指。

人生七十古來稀。

恭人道：「也是說一個六十來歲的大伯。」道：「老也。」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

恭人道：「也是說一個五十來歲的大伯。」又道：「老也。」三十不榮，四十不富，五十看看尋死路。

恭人忍不得，自道：「看我取笑他。」公公說：「個三十來歲。」

的大伯道老也。恭人說公公如今要說幾歲的大伯，擡起身來，指定十八歲小娘子道：「若得此女，以爲匹配，足矣。」章諫議當時聽得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却不聽他說話，叫那當值的都來要打那大伯。恭人道：「使不得，特地來謝他，却如何打他？」這大伯年紀老，說話顛狂，只莫管他，收拾了酒器，自歸去話裏，却說張公一併三日不開門。六合縣裏有兩個撲花的，一個喚做王三，一個喚做趙四，各把着大蒲箕來尋張公打花。見他不開門，敲門叫他，見大伯一行說話，一行咳嗽，一似害癆病相思，氣絲絲地，怎見得曾有

一夜送官詞

四百四病人皆有，只有相思難受，不疼不痛在
心頭。魑魑地教人瘦，○愁逢花前月下，最怕黃
昏時候。心頭一陣痒，將來一兩聲咳嗽咳嗽。

看那大伯時喉嚨啞，颯颯地出來道：罪過你們來，直
兩目不懂要花時，打些個去，不要你錢，有件事相煩。
你兩個與我去尋兩個媒人婆子，若尋得來時，相贈
二百足錢，自買一角酒喫，二人打花了自去。一時之
間，尋得兩個媒人來，這兩個媒人。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和諧。掌人問鳳隻鸞孤，管

宇宙孤眠獨宿折莫三重門戶選甚十二樓中
男兒下惠也生心女子麻姑湏動意傳言王女
用梳關把手拖來侍香金童下說辭攔腰抱住
引得巫山偷漢子唆教織女害相思

叫得兩個媒婆來和公公厮叫張公道有頭親相煩
說則個這頭親曾相見則是難說先各與你三兩銀
子若討得回報客人又與你五兩銀子說得成時教
你兩人撰個小小富貴張媒李媒便問公公要說誰
家小娘子張公道滋生駟馬監裏韋諫議有個女兒
年紀一十八歲相煩你們去與我說則個兩個媒婆

合着笑笑接了三兩銀子出去行半里田地到一個
土坡上張媒看着李媒道怎地去韋諫議宅裏說張
媒道容易我兩人先買一角酒喫教臉上紅拂拂地
走去韋諫議門前旋一遭回去說與大伯只道說了
還未有回報道猶未了則聽得叫道且不得去回頭
看時却是那張公起來說道我猜你兩個買一角酒
喫得臉上紅拂拂地韋諫議門前旋一遭回來說與
我道未有回報還是恁地麼你如今要得好急速便
去千萬討回報兩個媒人見張公恁地說道做着只
得去兩人回到滋生驛馬監倩人傳報與韋諫議諫

議道教入來張媒李媒見了諫議道你兩人莫是來說親麼兩個媒人笑嘻嘻的怕得開口韋諫議道我有個大的兒子二十二歲見隨王僧辯征北不在家中有個女兒一十八歲清官家貧無錢嫁人兩個媒人則在塔下拜不敢說韋諫議道不須多拜有事但說張媒道有件事欲待不說爲他六兩銀欲待說恐激惱諫議又有些個好笑韋諫議問如何張媒道種瓜的張老沒來歷今日使人來叫老媳婦兩人要說諫議的小娘子得他六兩銀子見在這裏懷中取出那銀子教諫議看道諫議看全時得這銀若不周全

只得還他諫議道：「大伯子莫是風我女兒幾十八歲，不曾要說親。如今要我如何周全你這六兩銀子？」張媒道：「他說來，只問諫議覓得回報，便得六兩銀子。」諫議聽得說，用指頭指着媒人婆道：「做我傳話，那沒見識的老子要得成親來，日辦十萬貫見錢爲定禮，並要一色小錢，不要金錢，准折教討酒來，勸了媒人，發付他去。」兩個媒人拜謝了出來，到張公家，見大伯伸着頸項，一似望風宿鷺，等得兩個媒人回來，道：「且坐，生受不易。」取出十兩銀子來，安在卓上，道：「起動你們親事。」圓備張媒問道：「如何？」大伯道：「我丈人說要。」

我十萬貫錢爲定禮並要小錢方可成親兩個媒人道猜着了果是諫議恁地說公公你却如何對副那大伯取出一撮酒來開了安在卓子上請兩個媒人各喫了四盞將這媒人轉屋山頭邊來指着道你看兩個媒人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瞳人打一會時只見屋山頭堆垛着一便價十萬貫小錢兒道你們看先準備在此了只就當日教那兩個媒人先去回報諫議然後發這錢來媒人自去了這里安排車仗從裏面叫出幾個人來都着紫衫盡戴花紅銀樣子推數輛太平車

平川如雷吼，曠野似潮奔。猜疑地震天搖，彷彿
星移日轉。初觀形象，似秦皇塞海鬼驅山。乍見
威儀若夏鼎行，舟臨陸地。蒲川寒鴈叫，一隊錦
鷄鳴。

車子上旗兒，揷着寫道：張公納韋諫議宅。財禮衆人
推着車子，來到諫議宅前，唱起三聲喏，來排着兩行。
車子使人入去，報與韋諫議。諫議出來看了車子，開
着口，則合不得，使人入去說與恭人。却怎地對副恭
人道：你不合勒他討十萬貫見錢，不知這大伯如今
那裏掣劃將來，待不成親，是言而無信，待與他成親。

是分是

豈有衣冠女子嫁一園叟乎。夫妻二人倒斷不下。恭人道且叫將十八歲女兒前來問這事。却是如何。女孩兒懷中取出一個錦囊來。原來這女子七歲時不會說話。一日忽然間道出四句言語來。

天意豈人知

應於南楚畿

寒灰熱如火

枯楊再生梯

自此後便會行文。改名文女。當時着錦囊盛了這首詩。收十二年。今日將來教爹。看道雖然張公年紀老。恐是天意却也不見得。恭人見女兒肯又見他果有十萬貫錢。此必是奇異之人。無計奈何。只得成親。

陳吉日良辰、做起刻來、張公喜歡正是

早蓮得雨重生藕

枯木無芽再遇春

做成了親事、捲帳回、帶那兒女歸去了、章諫議戒約家人、不許一人去張公家去、曾通七年、夏六月間、諫議的兒子、姓章、名義方、文武雙全、因隨王僧辯北征、回歸到六合縣、當日天氣熱、怎見得

萬里無雲駕六龍

千林不放鳥飛空

地燃石裂江湖沸

不見南來一點風

相次到家中、只見路傍籬園裏、有個婦女、頭髮蓬鬆、腰繫青布裙兒、脚下拖雙靸鞋、在門前賣瓜、這瓜

西園摘處香和露洗盡南軒暑莫嫌坐上適無
繩只恐怕寒難近玉壺冰井花浮翠金盆小
午夢初回了詩翁自是不歸來不是青門無地
可移栽

韋義方覺走得渴向前要買個瓜喫擡頭一覷猛叫
一聲道文女你如何在這裡文女叫哥哥我爹爹嫁
我在這裡韋義方道我路上聽得人說道爹爹得十
萬貫錢把你賣與賣瓜人張公却是爲何那文女把
那前面的來歷對着韋義方從頭說一遍韋義方道
我如今要與他相見如何文女道哥哥要見張公你

且少待我先去說一聲却相見。文女移身已挺脚步
入去。房裏說與張公復身出來道：「張公道你性如烈
火，意若飄風，不肯教你相見。哥哥如今要相見却不
妨，只是勿生惡意說罷。」文女引義方入去相見。大伯
即時抹着腰出來。韋義方見了道：「却不耐恁麼模樣，
却有十萬貫錢娶我妹子，必是妖人。」一會子掣出
太阿寶劍，覷着張公劈頭便剗將下去。只見劍軋搭
在手裏，卻折做數段。張公道：「可惜又減了一個神
仙。」文女推那哥哥出來道：「教你勿生惡意，如何把劍
剗他？」韋義方歸到家中，參拜了爹爹媽媽，便問如何。

將文女嫁與張公。韋諫議道：「這大伯是個作怪人。」韋義方道：「我也疑他，把劍剗他不著，到壞了我一把劍。」次日早，韋義方起來洗漱罷，繫裹停當，向爹爹媽媽道：「我今日定要取這妹子歸來，若取不得這妹子，定不歸來見爹上媽媽。」相辭了，帶着兩個當直，行到張公住處，但見平原曠跡，荒涼，問那當直的人道：「是有個張公在這裡種瓜，住二十來年，昨夜一陣風，猛而今日不知所，在韋義方大驚擡頭，只見樹上削起樹皮，寫着四句詩，道：

兩枚袋袋世間無

盛盡瓜園及草廬

要識老夫居止處

桃花庄上樂天居

韋義方讀罷了書教當直四下搜尋當直回來報道
張公騎着匹蹇驢小娘子也騎着匹蹇驢兒帶着兩
枚篋袋取真州路上而去韋義方和當直三人一路
赶上則見路上人都道見大伯騎着蹇驢女孩兒也
騎驢兒那小娘子不肯去哭告大伯道教我歸去相
辭爹媽那大伯把一條杖兒在手中一路上打將這
女孩兒去好恹惶人令人不忍見韋義方聽得說兩
條忿氣從腳板灌到頂門心上一把無明火高三千
丈按捺不下帶着當直迤邐去赶約莫去不得數十

里則是趕不上直趕到瓜洲渡口人道見他方過江
去韋義方教討船渡江直趕到茅山脚下問人時道
他兩個上茅山去韋義方分付了當直寄下行李放
客店中了自趕上山去行了半日那裡得見桃花庄
正行之次見一條大溪攔路但見

寒溪湛湛流水冷冷照人清影澈冰壺極目浪
花番瑞雪垂楊掩映長堤岸世俗行人絕往來
韋義方到溪邊自思量道趕了許多路取不得妹子
歸去怎地見得爹七媽媽不如跳在溪水裡休遲
疑之間着眼看時則見溪邊石壁上一道瀑布泉流

將下來有數片桃花浮在水面上。韋義方道：「如今是六月，怎得桃花片來？」上面莫是桃花庄？我那妹夫張公住處，則聽得溪對岸一聲哨笛兒響。看時，見一個牧童騎着蹇驢，在那裡吹這哨笛兒。但見

濃綠成陰古渡頭

牧童橫笛倒騎牛

笛中一曲昇平樂

喚起離人萬種愁

牧童近溪邊來，叫一聲：「來者！」莫是韋義方？義方應道：「某便是。」牧童說：「奉張真人法旨，教請舅舅過來。」牧童教蹇驢渡水，令韋官人坐在驢背上，渡過溪去。牧童引路到一所庄院，怎見得有臨江仙爲証：

快活無過庄家好竹籬茅舍清幽春耕夏種及
秋收冬閒觀瑞雪醉倒被蒙頭門外多栽榆
柳樹楊花落滿溪頭絕無閒悶與閒愁笑他名
利客役役市廛遊

到得庄前小童入去從籬圍裏走出兩個朱衣吏人
來接見這韋義方道張真人方治公事未暇相待令
某等相款遂引到一個大四望亭子上看這牌上寫
着翠竹亭但見

茂林鬱鬱修竹森森翠陰遮斷屏山密葉深藏
軒檻煙鎖幽亭仙鶴唳雲迷深谷野猿啼

亭子上鋪陳酒器，四下裏都種天桃、艸杏、異卉、奇葩，簇着這座亭子。朱衣吏人與義方就席飲宴。義方欲待問張公是何等人，被朱衣吏人連勸數杯，則問不得。及至筵散，朱衣相辭自去，獨留韋義方在翠竹軒，只教少待。韋義方等待多時，無信，移步下亭子來，正行之間，在花木之外，見一座殿屋，裏面有人說話聲。韋義方把舌頭啄開朱紅毡路亭，隔看時，但見

朱欄玉砌，峻宇彫牆，雲屏與珠箔齊開，寶殿共瓊樓對峙。靈芝叢畔，青鸞彩鳳交飛；琪樹陰中，白鹿玄猿並立；玉女金童排左右，祥烟瑞氣散

氤氲

見這張公頂冠穿履佩紉執圭如王者之服坐于殿上殿下列兩行朱衣吏人或神或鬼兩面鉄枷上手枷着一個紫袍金帶的人稱是某州城隍因境內虎狼傷人有失檢舉下手枷着一個頂盔貫甲稱是某州某縣山神虎狼損害平人部轄不前看這張公書斷各有罪名韋義方就窓眼內望見失聲叫道怪哉怪哉殿上官吏聽得即時差兩個黃巾力士捉將韋義方來驅至階下官吏稱韋義方不合漏泄天機合當有罪急得韋義方叩頭告罪其人正恁麼說只見

屏風後一個婦人鳳冠霞披珠履長裙轉屏風背後
出來正是義方妹子文女跪告張公道告與人念是
妾親兄之面可饒恕他張公道韋義方本合爲仙不
合以劍剝吾吾以親戚之故不見罪今又窺覷吾之
殿宇欲泄天機看你妹妹面饒你性命我與你十萬
錢把件物事與你爲照去支討張公移身已挺脚步
入殿裏去不多時取出一個舊蓆帽兒付與韋義方
教往楊州開明橋下尋開生藥舖申公憑此爲照取
錢十萬貫張公道仙凡異路不可久留令吹哨笛的
小童送韋舅乘蹇驢出這桃花庄去到溪邊小童就

此與錢阿
事相聞人
世二十年
在仙家只
一日亦不
吳仙家妙
處

驢背上把韋義方一推頭掉脚掀擲將下去義方如
醉醒夢覺却在溪岸上坐地看那懷中有個帽兒似
夢非夢遲疑未決且只得携着蓆帽兒取路下山來
回到昨所寄行李店中尋兩個當直不見只見店二
哥出來說道二十年前有個韋官寄下行李上茅山
去擔閣兩個當直等不得自歸去了如今恰好二十
年是隋煬帝大業二年韋義方道昨日纔過一日却
是二十年我且歸去六合縣滋生驢馬監尋我二親
便別了店主人來到六合縣問人時都道二十年前
滋生驢馬監裏有個韋鍊議一十三口白日上昇至

今昇仙臺古跡尚存道是有個直閣去了不歸韋義
方聽得說仰面大哭二十年則一日過了父母俱不
見一身無所歸如今沒計奈何且去尋申公討這十
萬貫錢當時從六合縣取路迤邐直到揚州問人尋
到開明橋下果然有個申公開生藥舖葦義方來到
生藥舖前見一個老兒

生得形容古怪裝束清奇領邊銀剪蒼髯頭上
雪堆白髮鵝肩龜背有如天降明星鶴骨松形
好似化胡老子多疑商嶺逃秦客料是磻溪執
釣人

在生藥舖裏坐。韋義方道：「老夫拜揖，這裡莫是申公生藥舖？」公公道：「便是。」韋義方着眼看生藥舖裏。

四個蒼老三個空。

一個盛着西北風。

韋義方肚裏思量道：「却那裡討十萬貫錢支與我？且問大伯買三文薄荷公，公道好薄荷木草上說涼頭明目，要買幾文。」韋義方道：「回三錢。」公公道：「恰恨缺。」韋義方道：「回些。」公公道：「百藥煎。」公公道：「百藥煎能消酒麪，善潤咽喉，要買幾文。」韋義方道：「回三錢。」公公道：「恰恨賣盡。」韋義方道：「回些。」甘草公，公道好甘草性平無毒，能隨諸藥之性，解金石草木之毒，市語叫做國老，要買。」

幾、文、韋、義、方、道、問、公、公、同、五、錢、公、公、道、好、教、官、人、知、
恰、恨、也、缺、韋、義、方、對、着、公、公、道、我、不、來、買、生、藥、一、個、
人、傳、語、是、種、瓜、的、張、公、申、公、道、張、公、却、沒、事、傳、語、我、
做、甚、麼、韋、義、方、道、教、我、來、討、十、萬、貫、錢、申、公、道、錢、却、
有、何、以、爲、照、韋、義、方、去、懷、裏、摸、索、一、和、把、出、席、帽、兒、
來、申、公、看、着、青、布、簾、裡、叫、渾、家、出、來、看、青、布、簾、起、處、
見、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兒、出、來、道、夫、夫、叫、則、甚、韋、義、
方、心、中、道、却、和、那、張、公、一、般、愛、娶、後、生、老、婆、申、公、教、
渾、家、看、這、席、帽、兒、是、也、不、是、女、孩、兒、道、前、日、張、公、騎、
着、蹇、驢、兒、打、門、前、過、席、帽、兒、綻、了、教、我、縫、當、時、沒、皂、

線我把紅線縫着頂上翻過來看時果然紅線縫着
頂申公卽時引韋義方入去家裡交還十萬貫錢韋
義方得這項錢把來修橋作路散與貧人忽一日打
一個酒店前過見個小童騎隻驢兒韋義方認得是
當日載他過溪的問小童道張公在那裡小童道見
在酒店樓上共申公飲酒韋義方上酒店樓上來見
申公與張公對坐義方便拜張公道我本上仙長典
張古老文女乃上天王女只因思凡上帝恐被凡人
點汙故令吾托此態取歸上天韋義方木合爲仙不
合殺心太重止可受揚州城隍都土地道罷用手一

招呼兩隻仙鶴中，公與張古老各乘白鶴騰空而去。
則見半空遺下一幅紙來，拂問看時，只見紙上題着
八句兒詩，道是：

一別長興二十年	幼仄隱蹟暫居廬
因嗟世上凡夫眼	誰識塵中未遇仙
授職義方封土地	乘鸞文女得昇天
從今跨鶴棲前景	壯觀維揚尚儼然